

### 翠神

余似心

與開髮型屋的朋友閒聊，他訴說店舖開在「中產私人屋苑」，住戶雖頗消費，就是有個共同性格，不願預約。衝入門便要即時的服務，要等的話轉身離去。鄰近的行家都說他們的客人沒這樣的個性。原來各地區的住戶各有性格，真是物以類聚。

### 預約概念

「大家去看醫生前會預約，等一、兩個小時沒抱怨，身體檢查、牙醫排期一、兩個月也願意等，為何唯獨洗頭剪髮不願預約？是以學歷作標準？」我聽出朋友的想法過於自卑和敏感。

### 唐人街賭場

如今賭場升格，目標客人已不同，但嗜賭者的悲慘下场相似。日標客人已不同，但嗜賭者的悲慘下场相似。日標客人已不同，但嗜賭者的悲慘下场相似。

###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十多年來每天去倫敦唐人街的報館上班，館址旁邊是一家全英最大夜總會。中午過後，震耳欲聾的搖滾樂傳來，直到深夜。經常受噪音影響，無從下筆寫稿，曾經詛咒它早日「開門大吉」。

### 台聚

潘國森

報載新學年香港某大學有教授在開學第一天命令學生「罰企」(企者，站也)，成為有趣的助談之資，有人讚賞，有人譏評，亦有感慨。嘆者，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行為如「一兩代前的小學生」；讀者批評有損學生「尊嚴」，而讀者則認為教授此舉端正了歪風。

### 工科生遲到

我對對另一大學某教員的廢話有興趣，此君揚言大學生應「走堂」(即隨意曠課不聽)，亦有入說大學生應自行決定學習的方式云云。我卻從老工科生的角度要說說話。鼓勵學生「走堂」的教員實是「一部通書睡到老」，他閣下吃社會科學這行飯，真是「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要求，又如如習武，你學一套拳法，在今天錄音錄影技術先進的年代，仍不能「自觀自學」，一定要師父(或師父認可的師兄)幫你「執拳」。這回罰遲到學生站嗎？請問另一大學不相干的社會科學老師，憑甚麼指

指點點，不明真相而妄加月旦，真是誤人子弟了！工科生之遲到，令我想起多年前一宗荒唐事。事緣香港一位著名實業家旗下的公司贊助一項為大學工科生而設的比賽，並為幾位優勝者辦了一個隆重的頒獎儀式，大老闆更親臨頒獎作為鼓勵。豈料得獎者過半遲到，最嚴重的遲到超過一個小時以上！實業家憤然指出，就算從台灣過來也應該到。於是取消遲到者的頒獎儀式，吩咐下屬將獎杯和獎金交給遲到的得獎者，草草了事。

這幾個遲到的優異生，除了傷了一位真誠扶持香港實業、贊助香港高等教育者的心之外，亦同時失去了個人事業上的一個大機遇。從常理推斷，實業家既是有心人，出錢出力資助大學教育和科研，對這幾位在工程技術比賽脫穎而出的精英，當然會另眼相看。如果雙方談得攏，可能聘用這幾個年輕人，再重點栽培。

然而新一代大學生給身邊的人驕縱慣了，當「主角」出席大型比賽的頒獎儀式，居然也可以遲到一兩個小時，這樣做人處事的態度，怎麼可以叫懂主放心委以重任？

回到要大學生罰企的教授。如果我們旁觀者孤立一次事件來看，可能會以為教授在開學首日就「發難」，未免過於「苛刻」吧！如果易地而處，筆者可以大膽說句公道話，這大學學生遲到的風氣應該非常嚴重，「涉案」教授多年以來一定受盡開氣，然後才有此「雷霆一擊」！若說學生被罰站沒有尊嚴，那麼用納稅人的血汗錢資助大學教育，學生卻慣性遲到，納稅人的尊嚴又有誰會重視？

## 養老差異

清晨去公園走一趟，就能形象地體驗到老年社會的到來。

明媚的晨光下，來晨練的老人摩肩接踵。到處是激昂的拍手操、廣場舞悠揚的音樂，到處是白髮與皺紋，公園就像一個龐大的養老院。

雖然五六十歲的職場精英還算得上上年富力強，可絕大多數這個年齡段的人，都步入應該頤養天年的時光。城市中滿目皆見的老人，讓人為社會的養老責任捏着一把汗。

在北京，六七十歲的人給八九十歲的人養老非常普遍。小區裡有位60多歲走路都已經困難的男士，每周要去為80多歲的父母做家務及陪打麻將，因為有事做不周到，還經常挨父母訓斥。望着他那腫脹的身體，蹣跚的步子，真不知道他能堅持多久。

一天，一位遠房親戚傳來一個噩耗：他的老伴在照顧90多歲母親住院的期間，突發心臟病離世，成了白髮人送黑髮人。其實，那位當女兒的也已經69歲，自己也算個高齡老人了。

小區有位60開外的男士，獨自照顧年邁的父母已有十好幾年。他提前下崗之後，全部生活的中心就是照顧父母。年復一年，他從清晨就開始忙碌，買菜、洗衣、做三餐飯，上醫院、整理房間、報銷藥費，一天忙得幾乎沒有喘息時間。他需要頻繁地為癱瘓在床老年癡呆的母親接大小便，清理老人鬧脾氣搞出的滿床排泄物。他要搬動母親沉重的身體，換上清洗乾淨的床單被褥。兄弟姐妹都因體弱年邁盡量少來父母家，寧願背着不孝順的惡名。

男士早早上山下鄉後來回城進廠，30多年的勞累讓他有了一身傷痛，血壓高、心臟病、高血脂

等慢性病全都上了身。可他忙得沒時間去看病，只讓人代着拿點兒藥完事。因為住房狹窄及經濟條件有限，他父母堅決不同意用保姆。男士說，他不知道自己可能堅持多久，說不定有一天，自己會走到老人的前邊。

這樣的「老養老」，被文人上升到傳統道德層次，詩意地美化了。有位80多歲的老人照顧母親幾十年，被當模範報道。然而詩意的背後，卻是有些淒涼的現實。有人說，這種養老方式，在中國將是「絕版」。這些「小老人」把「老老人」送走後，卻沒人會為他們養老。

因為他們都是獨生子女的家長，不可能得到「小皇帝」的回報。就是獨生子女們有心，一個子女怎麼顧得了四個老人？獨生子女為父母設計的未來幾乎都是：進養老院！可惜，當以五零後為主體的嬰兒潮已進入真正意義的老年時，北京的養老機構卻是一床難求。

人生而不平等，也很形象地體現在當下北京人的養老上。頭幾天，陪一位朋友參觀一所高檔養老院。那所養老院坐落在近郊一片青山綠水之中，偌大的園子中有山有水，有漂亮的亭台樓閣，還有中醫養生館所。老人住的房間寬敞明亮，像是一個個溫馨的小家，既溫馨私密，也隨時有服務人員的細心照顧，老人享受着賓館公寓式管理。這裡接收50歲以上、生活能夠自理的老人。老人在開滿鮮花的庭院中散步，在舞池中練舞，在湖邊的亭子中打牌。公寓前停滿了私車，老人們開着轎車瀟灑地出入養老院。

大家不由說，這兒可真是養老的天堂！可惜，多數老人進不來。一是貴二是床位稀缺。雖然這兒的護理費及餐費並不算貴，可每位老人入院時

都得先交上120萬人民幣的押金，老人轉院或去世後，才可退回本金。就是這樣，這家能容1000張床的養老院也早就沒有床位了。

這家養老院已經辦了十多年。十年前，120萬元對很多北京人家來說是個天文數字，即使現在也沒有多少人能拿出這筆錢。能進這類豪華養老院的，都不是普通百姓。多數北京市民收入十年間沒有上升，能有上百萬儲蓄的，不是私企老闆就是國企高管。

所以這樣的養老院，是為全國各地的「先富一族」準備的。因為有經濟實力，富人不僅能擺脫照顧老人的漫漫苦役，也能免除了自己未來養老的後顧之憂。他們絕不會像前邊那位先生一樣，晚年過得那麼辛苦。

有了錢，富人更容易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盡孝比窮人容易得多。然而，為富人服務的豪華養老機構，佔據了最好的自然環境與社會資源，而普通百姓能進的平民養老院，卻是一床難求。其實，很多北京人連平民養老院也進不起。現在北京普通養老院每月費用也已高達五六千元。而北京企業退休金漲了多年，每月也只達到兩三千元。一般事業單位退休金，也僅是四五千元，多數平民百姓根本指不上機構養老。

權貴之家即使不進養老院，養老方式也比平民體面得多。有位高幹出身的朋友說，她年邁的母親花六七千元請了兩個保姆，她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當老人如廁時，一邊一個把老人扶起來攙去衛生間，盡可能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保存尊嚴。用得起兩位保姆的人家，兒女盡孝道也能輕鬆不少。北京的保姆月薪已經上漲到三四千元甚至更高，如果算上吃與住，收入比很多白領還高。

能用錢買孝順的兒女，畢竟是社會上的極少部分。更多收入不高的兒女們，為父

母養老，就得犧牲自己的晚年幸福，付出來日不多的生命。有位女士說，為了照顧癱瘓多年的母親，她夫妻分居20多年，30年來從不能出門旅遊、聚會、甚至逛一下商場。她的母親沒有收入，每次住院自費的幾萬甚至十幾萬元，都是兒女們拼湊來的。

我家附近一個社區醫院，因為有相對便宜且能進醫保的臨終關懷病房，所以總是躺滿了老人，有的老人已被兒女送去躺了十幾年。最近小醫院裝修遣散老人，有位實在沒地方可去的83歲老太太，竟割腕自殺身亡了。

總是聽北京人訴說養老方面的困苦，小區裡一位甘肅保姆卻說：「你們城裡人夠幸福了，父母都有退休金，還有醫保；在我們鄉下，年輕人都在外邊打工，家家老人都根本沒人管！我媽摔傷了腰，用布一裹扛回家就在炕上躺着，後來骨頭都長歪了，現在幹什麼都爬着去；我爹頭幾年得了肺病，吃不起藥，住不起醫院就在家等死，去世的時候才70出頭。你們北京的老人70多歲，還能在公園唱歌跳舞呢！」

老境如此不同，讓人辛酸感嘆！



養老境況堪憂。 網上圖片

### 生活語絲

吳康民

看來港演出的南京越劇團的《柳毅傳書》。同樣是一個傳統民間傳說，南京越劇團的編劇和演出，比月前在台北看中國國家話劇院，跨海前往演出的《白蛇傳》改編的《青蛇》，要好得多了。

### 讚南京越劇

《青蛇》改編的《青蛇》，要好得多了。但南京越劇團男女主角也都是國家一級演員，人靚歌甜，唱腔優美，令人享受二小時左右的演唱，我是十分滿意。

浙江的小百花，還是這一次在南京越劇團觀劇絕大多數是中老年人，尤以婦女為多。青年男女可能早已唾棄中國的傳統地方劇種了。相信連廣東的粵劇也只有中年以上的觀眾，特別是女觀眾。傳統藝術的式微，實在可嘆。

### 核心價值

思旋

一年一度又見中秋月圓時，中秋佳節是我國最受歡迎傳統佳節之一。香港中秋假期期選在八月十六日。香港即中秋假期日放假。其實賞月嘛，俗語有云：「十五的月亮十六圓」，是耶？非耶？我想要看看賞月者當時之心情如何矣！

### 網人網事

理美美

上一期，小狸分析了如今依然能活躍在微博上的三類人群構成：新聞從業人員、大V及類大V族、廣大草根網民。這三類人中，第一類是職業寫手，在本文中基本可以忽略，第二類是行徑則通常構成傳播學中所說的「輿論領袖」，而第三類則是那傳說中著名的「烏合之眾」。

### 幼稚V與腦殘粉(下)

而大V中的投機者又遠遠不止一個薛蠻子。幾個月前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央視「三公」事件，讓多少大V陷入尷尬。就在烏合之眾，尤其是社會經濟等級不高、相對更沒有主見的烏合之眾們，瘋狂唾棄傳統媒體而迷信大V們的段子、大V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熱鬧痛快時，他們完全忘了某公關業者不無得意的話語：「用某個人可比公關一個機構容易得多。」而這種情形，用某位網友的話說：「這是一個比傳統媒體更加險惡的地方：處處是陷阱，唯有再三擦亮自己的眼睛，才能在一個混亂的空間裡辨識出那些或光鮮亮麗、或發聲賣萌、或慷慨激昂、或心靈雞湯的一百四十個字背後到底流淌着怎樣的利益。」

百家廊 陳曉鳳